

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在郑州举办 东赵遗址获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考古学大咖李伯谦是咱高新区老乡,看他聊“考古那些事儿”

本报讯 在以河南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近百年后,近700位当今国内考古学界的中流砥柱重回起点齐聚古都郑州,参加21日在此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分享近年来中国考古成就,并为其未来发展寻找方向。

5月21日~23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古都郑州举办,49家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全国75家考古文博机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位专家学者、100多个专题报告、16场面向公众的讲座——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以这样的规模及学术规格,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吸引了中外考古界大咖齐聚一堂聊“考古那些事儿”。这次大会不仅是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的集体秀,也是国内外顶尖学者思想观点的碰撞,这里面就有高新区土生土长的“老乡”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中国考古学诞生近百年来首次举办的国际性高端学术会议上,位于高新区的东赵遗址获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记者 孙庆辉 文/图



专家学者考察东赵遗址

中国考古学界面向世界的集体秀

在大会开幕式上,国内11位考古大咖进行了一系列主题演讲,演讲内容涉及国内外考古发掘成就,并全方位展示考古技术、发掘及文物保护全过程。“这是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的一次集体秀。”王巍说。大会总计收到论文400多篇,涉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各个时段的考古研究,是对近年来中国考古成就的一次分享。

河南是文物资源大省,也是考古大省。国内外考古大咖们当然不会放过去考古发掘现场考察的机会。

印度考古调查局考古所所长桑杰·库玛尔·曼纽尔此次行程满满。他先后到郑州市东赵遗址发掘现场、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嵩阳书院、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实地考察。“中原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为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曼纽尔说,“这次考古大会,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积极参与遗产保护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双方积极分享、交流相互的研究经验,对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至关重要,很期待中印未来在考古领域的合作。”

听李伯谦聊“考古那些事儿”

“东赵遗址的发掘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获得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一等奖,我作为从事考古工作的郑州东赵村人,深知这些荣誉来之不易,也感到很自豪。”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说。作为“郑州老乡”,他对考古人,尤其是郑州考古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考古人应对今后的考古学发展充满信心,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郑州考古还可大显身手。”

“我出生、成长在那里,1956年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大学。”出生于郑州东赵的李伯谦坦言,自己对东赵遗址感情深厚,他回忆,自己在高中时期非常喜欢历史,在北京大学学习考古专业后,每年回家都会村前村后地转,在那时就在那里收集了不少陶片,为此还写了研究下的小文章,算是最早的考古研究的开端。

“看到近年来郑州在文物保护工作上的进步,不仅是领导层面的重视,在广大民众方面,大家也提高了对考古的认识,郑州历来很重视

文物保护,郑州成为八大古都、商城遗址公园开工建设等,这都是非常可喜的事。”李伯谦欣慰地说。

李伯谦认为,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出现,郑州在文明版图上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很多考古发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自家人”,李伯谦对郑州在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方面的成就深感自豪,但说出了内心更高的期望:“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考古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需要一代一代持之以恒地不断工作,郑州考古还可以大显身手,做得更好——郑州应走在前列。”

作为中国考古专家的领头羊、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中国考古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引进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虽历经波折,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下,考古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要以这次大会的召开为契机,总结经验、寻找不足,精心部署今后的发展,正像这次大会的主题一样,努力‘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郑州东赵遗址的发现 得益于一段珍贵影像

《河南省郑州市东赵遗址考古发掘》和《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故城北魏官城四号建筑遗址考古发掘》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据悉,田野考古奖由国家文物局1993年开始评选的,是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其目的是奖励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参选项目具有重要考古价值,发掘过程必须科学、严谨,并对出土的文物或重要遗迹有阶段性研究成果。

会上,对中国考古学会评选出的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田野考古奖、金鼎奖、金樽奖、金爵奖等奖项颁奖。其中,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郑州东赵遗址考古发掘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顾万发作了主题为《河南省郑州市东赵遗址考古发掘》的演讲。顾万发生动形象地讲述了遗址发现的过程及发掘方法等内容。“为了准确找到东赵城址,我们从有关部门找到了一段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影像资料,就是1938年德国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拍摄的航片。”顾万发说。影像资料预示着这个地方有大型遗址存在。随后,对这一地段进行勘察、钻探,直到2011年,考古人员又对此地进行复查,初步判定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分析,确认遗址有夏商周文化遗存。

东赵遗址 发现夏商周文化遗存

东赵遗址位于沟赵办事处东赵村南侧。2012年10月至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勘探,勘探面积70万平方米,发现了大、中、小三座城址,并且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夏、商、周时期的精美遗物。

曾有来自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40多位考古学家现场考察过东赵遗址考古发掘工地。他们认为,三座年代不同的城址发现于一地的现象极为难得。



赵书贤(中)在东赵遗址现场



东赵遗址



东赵遗址全景图